故分地與季令事齊以全宗廟季能屈已存紀春秋所以賢之也

冬公次于滑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鄭伯者厲公而非子儀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其年九月突入於櫟雖未入國已處鄭之竟内則鄭

志在吞噬紀齊之不敵奚止什伯諮難於魯而魯無策請王命以求成而公告不能歸季姜於京師而天子莫庇魯將會鄭謀紀而鄭又辭以難勢窮計竭吏無可呼籲者矣且齊馮陵狎至不滅不休及遷郱鄑部而紀已在齊掌握自強之說徒虛語耳至於效死弗去不特傷我民人而竊恐齊怒益增鄰之宗廟亦不能保均亡也無寧存宗廟而亡是以伯姬卒而不葬叔姬存而不偕脫身長往經傳不言所之亦不志

其殁蓋鴻飛冥冥身與名皆隱非徒去國已也春秋所以嘉之至有以太王遷岐責之者此亦未審乎古今時勢也太王處戎狄之鄉地曠而無主故得捨此就彼紀在山東尺地莫非有主何隙之可遷公羊謂大去者滅也不言齊滅以齊襄復九世之仇春秋為賢者諱其説尤誕據謂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然譖者無形而烹者天子天子烹之而讐天子之譖人是讐天子也人臣而讐天子可乎古人有言曰敵惠敵

林氏釋為日光不匿故夜明愚謂日未匿即不得稱夜夜則日既匿矣光安得不匿恒星不見者非日光不匿之謂歴家推四月辛夘為月之五日月尚微不能掩星則亦非月光矣非日非月乃天顯其光所以為夜明也星隕如雨者傳謂與雨偕劉歆釋如為而竊謂未是葢有星則無雨有雨則不見星且著於上為星隕於下即為石仰而視之則因雨莫辨俯而察之惟見有石何以知其為星故知經書星隕如雨者

無名興戎久歷三時故書師次師圍郕師還以重著其師之勞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齊大夫不名非一人也大夫不得會公侯然齊無君以難故不嫌於僭故直書公及而不諱也蔇魯地齊大夫越竟而來盟謀奉子糾也

乎且鮑叔臣事小白與子糾為敵其師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豈亦以子糾為君而子之乎則固知子糾其名而非即位未葬之君稱也其宜立不宜立豈係於是小白之繫齊者亦非謂宜有齊也按春秋之例凡公子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諸侯納之曰歸如莒去疾自齊入於莒齊陽生入於齊皆國逆而立故書入而繫之以國突歸於鄭赤歸於曹皆諸侯納之故書歸而不繫以國今子糾以諸侯納又未得

立故不稱國小白以國逆而立書入而繫之國例也豈謂其宜立乎惟程子據薄昭與淮南厲王長書有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之語遂定小白兄而子糾弟有不當立宜有齊之辨然考史記齊世家及管子俱稱齊僖公生太子諸兒次糾次小白荀卿亦謂齊桓殺兄以爭國是糾兄而小白弟也薄昭生於後代固不足據以證世家管子荀卿之非其曰殺弟云者以劉長為漢文帝弟驕恣不法故稱殺弟以切儆非真辨

莊以千乘之國雖敗猶可自强何至不能庇一子糾而奉命殺之恐後如齊之鄙邑然故書取以病魯也

附管仲不死相桓論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而相桓論者以其忘君事讎故子路子貢疑其未仁乃夫子盛稱其功而不言其非良以糾非管仲之君而桓非管仲之讎不當死而不死故無非耳不以功大而謂可掩過也程子竊疑夫子之言因薄昭書有齊桓殺弟一語

遂以證糾幼而小白長謂輔糾為非義糾死為實當
故聖人不責仲死而稱其功又曰若使桓弟而糾兄
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仲與桓為不同世
之讐計其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夫乃害義愚謂
糾長而桓幼見於齊世家及管子荀子彼薄昭所稱
固不足以為證而仲之應死與不應死亦不繫乎糾
之長幼而繫乎糾之為君與否如糾幼而既立若晉
之奚齊卓子則固君之而固臣之矣死其死宜也不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秋宋大水

冬王姬歸于齊

王姬書歸者以命魯為之主故書不言送王姬者非

卿來故不書

與葬閔者以葬在前討賊在後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四國稱人皆大夫也大夫不會公侯故人之等於微者齊桓欲圖霸而恐諸侯未肯服從故降尊而與四國之大夫會明年會鄄假寵王臣以合諸侯至十五年再會鄄而後遂主諸侯齊始霸也穀梁謂人宋公為疑桓非受命之伯按北杏齊地時宋桓初立國亂未寧似未遑遠與齊會且宋桓為衆所立得國以正

秋荊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不書會之人微者也胡氏謂會者公也以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按春秋有為魯諱者有魯自為諱者如黑壤之會晉人止公於會公不與盟故諸侯之盟不書此為魯諱也淮之會公實見執於齊而猶以會至此自為諱也然皆書公未有隱之者若幽之盟何諱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者曹世子也立而不能君故不稱爵與鄭忽同羈

繫國者凡奔皆繫國赤不繫國者凡外納皆不繫國

非當立不當立之辨也

郭公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之茍國有難避而弗顧亦非人臣事君之誼春秋豈為通乎私行且既避矣莊公疾病時何季友猶在而得以誅牙也觀後之能誅牙則先之必不避可知穀梁謂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葬諱出奔也其說尤鑿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

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新者除舊以更新也毁而築之猶謂廹不及逮有而新之曷不俟時况在凶歳乎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時不時不言而自見今於大無麥禾告糴之前書築郿於後書新延廄而莊公之罔恤民艱益見矣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葬叔姬者鄫也鄫葬之禮也故春秋録之以終叔姬

存紀之志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齊人伐山戎

齊稱人公羊以為貶夫桓之伐戎以救燕乃急病攘

夷春秋之所善也何貶焉穀梁以人為愛齊侯謂桓

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

其邑非城齊所封管仲之邑也魯莊祊與桓有釁晩
乃與之同盟未見深德於桓何至為其大夫城邑以
媚齊乎如果為齊城則亦必繫之齊矣不言齊者非齊
也葢城小穀與城穀相似故左氏誤以為管仲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齊侯欲伐戎而先與魯遇欲救鄭而先與宋遇俱越
境遠謀不以勞憚此所以能得與國之心而成其覇
業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管窺卷四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言即位左氏謂以亂故然閔公既立雖國內未靖宜有以鎮定之不應以亂遂廢即位之禮實以繼弒君不忍言即位故不書也

季子來歸

時主幼國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親賢以安社稷故盟落姑以請季子其歸也如家人婦子之喜於覯止故曰來歸稱季子嘉之也

冬齊仲孫來

此仲孫湫也何以不名左傳曰亦嘉之也嘉而言亦者蓋湫來省難而不以去慶父為急顧云待其自斃其為齊侯謀謚矣猶曰嘉之者以其云務寧魯難而親之

所謂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是也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礿夏禘秋嘗冬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嘗者陰之盛昔者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内祭則大嘗禘是也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象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故魯之嘗禘得用天子之樂惟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王制不同疑周禮一書周公作而未之宣行故名

非天子賜也故夫子非焉於時禘則直書曰禘如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是也於大禘則隱其名如大事於太廟躋僖公不言大禘蓋諱之也何謂大事以凡祭曰有事故大祭曰大事也大事而躋僖於閔亦羣廟合食之證宣八年之有事太廟昭十五年之有事武宮皆時祭也不言祭之名而曰有事蓋所志在祭則舉其祭之名言禘言嘗言烝也所志不在祭而禮有因祭之事以及者則僅曰有事而志其禮之所因不必

食於太廟所謂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也吉祭為免
喪後之祭名喪大記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明吉
祭在禫後於士大夫曰吉祭於諸侯曰吉禘蓋樂舞
備具同於嘗禘之禮故曰吉禘觀晉大夫之對穆叔
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則知列國諸侯免喪之吉祭皆
謂之禘非特魯也於莊公者明特祀於主猶禘武公
禘僖公襄公之皆特祭非祫於太廟也彼太廟中止
有時祭大祫曷常有吉與不吉之名乎杜氏誤認吉

不免於霸討其得不陳尸於市者實季友曲庇之也

故慶父不書剌閔公不書葬以病季友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孫者諱出奔之謂夫人何以不去姓氏子不可以絶母也文姜非母乎何以去姓氏盖文姜妻殺夫其罪重哀姜母殺子其罪輕於殺父之母則父為重母當以義絶於殺子之母則子為輕母不可以義絶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冬齊高子來盟

十有二月狄入衛

鄭棄其師

乾隆御覽之寶